第四十七战 影之灵龛

外头正在进行女子800米预决赛。平日里禁锢在宽松校服下的少女们，此时纷纷换上了各式运动内衣，外面罩着修身的背心，超短的运动裤让一双双纤细的玉腿无处遁形，虽露出大片白皙细嫩的肌肤，却并不会让人觉得情|色，互相安抚的笑脸后是一把把高高束起的马尾，让她们看起来更加青春靓丽。

这便是每年运动会的另一个高潮项目了——几十名花季少女衣着清爽，在金色的夕阳下挥洒汗水，无关风月，却又看得人好生快活。

隔着好几堵墙的狭小空间内，隐隐能听见连绵不断的欢呼呐喊声，此时看台这侧的男厕所内竟是只有他二人。

言澈背着安容与的书包，原本就长得细嫩可人，加上这学生气质十足的双肩包，更是像极了穿着便服出来补课的高中生。

虽然身上的压缩衣已经干的透透的了，但安容与还是十分担心自己身上会传出奇怪的味道，于是心无杂念地脱下那紧紧缠在肌肉上的压缩衣，因为领口太小，导致那翻过来的白色内里生生卡在下颌，进退两难。

刚刚结束一段高爆发运动的年轻肉体，在明亮的日光灯下一览无余，倒映在沾了水渍的镜子和四周光洁的瓷砖上。此时身体发力，带上健康的小麦色，撕扯着呈现出诱人的肌肉形状。

似乎是看不下去他这样磨磨唧唧受难，言澈走上前去，抓住卡在他手肘上的衣服，用力往上一提，总算是解放了那青筋暴起的修长脖颈。

随后，言澈笑着递上换洗T恤，又接下那件还带有热度的压缩衣，翻过来叠好了，才收进了原先用来放干净衣服的袋子里。

换好衣服后，两人一同前往大学外的小餐馆，吃了顿家常便饭。之后一起回到安家，将补课提前了两个小时——考虑到第二天还要跑3000米，必须让身子得到足够的休息，于是早点上课，早点休息。

灯火通明的书桌前，安容与翻看着言澈带来的教辅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手抄的笔记。无意中，在附录上发现了一条似乎是走神时胡乱写的句子。

当你站在我面前，我就开始怀念，因为我知道你即将离去。

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仿佛已经写入生命中的家教，都犹如白驹过隙一般。往往刚觉得热上手，便又到了结束的时刻。

习惯这种东西难养又难戒，可是再怎么挽留，该结束的日子也还是会结束。就像翻日历一样，总觉得一页一页撕起来时对那一摞的厚度几乎没有影响。可某一天会突然发现，那本看似怎么也翻不完的日历，竟悄然所剩无几。

准考生知道，这样的时光不多了，所以每次补课时都异常认真，竭力捕捉言澈的每一个表情，记下每一句话，小心翼翼，患得患失。

送走言澈后，安容与在走回家的路上刷了会儿手机，这才看见周楷钦从放学后开始，陆陆续续发来的几十条微信。

【卧槽，你快看学校论坛啊，那些暗恋你的小女生都炸了！】

【哈哈哈哈哈你他妈也有脸红的时候】

【卧槽卧槽她们都猜你是不是gay！！】

【哈哈哈哈哈哈你打着这把粉伞的时候好像个傻逼啊】

中途还附了十几张照片和网页链接，除了他在赛场上的个人照外，其余都是他和言澈坐在一起时的各角度抓拍。

粗略翻看了一下那些链接的名字，随手点进一个题为“卧槽校草绝对是gay吧？？？”的链接，他心里一惊：有这么明显吗？

下一秒，帖子里的几十张高清照片给了他答案。

顶着太阳的时候，盖着校服的时候，撑着遮阳伞的时候。

小心翼翼，左顾右盼，柔情似水，肆无忌惮。

渴望，迷恋，贪婪，纵容，宠溺，狂热。

一切情绪都写在眼睛里，又被不远处的相机偷偷定格了下来。

看着照片中不同姿态的言澈，走着走着，呼吸都没来由的变沉重。平复好心情后，他回到家中，将那些精致的言澈统统保存了下来。

论坛中还有十几个与他相关的帖子，大部分都是在据理力争他到底是不是gay，和那位神秘男子又是何关系，直接将借伞那一段趣事掩埋在口水里。

施舍了周楷钦一个句号后，他放下手机准备去洗澡，结果立马接到了对方的电话。

“卧槽，你终于肯回话了！”电话那头的周楷钦激动不已。

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”安容与有些焦躁。说起来高中三年他在班上就和周楷钦一个人关系最好，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是对方赶着趟来找不自在，两人对话时也是互相问候，但他们却从未吵过架，平时有什么烦恼也会偶尔倾诉一番。

“照片帖子看了没啊？”周楷钦语气越发激动。

“看了，咋？”似乎对对方这种大喘气的说话方式非常反感，安容与补充道：“想说什么直接说不行？”

“额……所以……你和那个男的在一起？”周楷钦终于单刀直入。

“没有。不是，你他妈打电话来就为了问这个？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——安容与心想道。

“老子关心你啊！不是，你他妈当老子瞎的吗？你那小媳妇儿似的眼神，傻子都看出来了好吗？”周楷钦语气越发激动，随即又接上一句：“等等，别告诉我你……单、相、思？”

“……你他妈非要老子说出来？没别的事挂了。”被高中生涯唯一损友戳中痛点的单恋少年没好气道。

“哈哈哈哈哈哈卧槽！卧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他妈可以啊安容与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！啊？大校草？哈哈哈哈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周楷钦眼见就要笑到岔气。

“滚你大爷的周楷钦，老子烦着呢。”安容与并不介意自己的小小相思被好朋友看出来，只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爱而不得的衰样。

“行行行，我不笑了好吧。不过这小子谁啊？长得倒是不错，你追他多久了？表白了没有？”周楷钦炮语连珠，问了一连串。

“就我那家教，没跟他说呢还。你他妈别出去乱说。”安容与被搅得心烦意乱，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很了解周楷钦这个人，尽管他看上去极其不靠谱，随时随地都能对着漂亮女生吹口哨，但作为朋友来说还算得上可靠。

“唉，别生气啊，哥哥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！放心吧，我绝对不告诉别人。要不要哥哥给你出谋划策啊？”周楷钦收敛了笑声，一本正经地问道。

“你别来烦我就行了，你他妈母胎单身还有资格教我追别人？”安容与抓住机会嘲讽道。

“得得得，明天再说。哎哟，真是没想到啊……”大概知道在电话里套不出更多话了，周楷钦自顾自立下了明儿个再续前话的约。

挂掉电话后，安容与只觉得更加烦躁。现在除了钦不语外，另一个能称得上朋友的人也知道了自己的单相思，这感觉真是……操蛋！

心烦意乱地洗完澡，躺在床上的他，又掏出手机将那些照片细细看了一遍。很快，烦恼苦闷统统抛在脑后——每个角度的言澈都那么迷人，他恨不能钻进照片中，将那张脸亲吻上千遍万遍。

又是拿着手机睡着的一夜。漫长的梦境杂乱无章，从小到大的零碎画面穿插而过。经历了不知多久的混乱片段，他突然看见钦不语和周楷钦站在一起，嗤笑道：人家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呢？你看看你，一不可爱，二不温柔，三不体贴，言澈那么好的人凭什么喜欢你？

另一边的心上人操着熟悉的笑容，面朝自己，渐行渐远。而他竟然只能站在原地，泪流满面，却动弹不得。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能说出口。

滴滴滴滴……

闹钟冰冷的机械音传入耳道，安容与从被窝里惊醒，只感觉眼角有些异样。用手轻轻一摸，厚重的泪痕。

周楷钦的比赛在早上十点，班主任要求其必须上完早读和第一节课再去赛场。原本他还觉得十分遗憾，不能睡个懒觉，但自从他“唯一认证好友”爆炸性出柜后，他就无比期待着这个早晨，以至于太激动而压根儿没睡着，满脑子都想着该怎么盘问对方。

安容与照常踩着点到了教室，一路上的注视都变得有些奇怪。过去是崇拜，迷恋，小鹿乱撞，现在则是探究，纠结，期待，还有鄙夷。

所幸他早已习惯旁人各样的眼神，一如既往地直接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
周楷钦在看见他踏进班门的那一霎那便笑着迎了上去，说道：“你可算来了，想死哥哥了！”说着就要给他接下书包。

安容与随手将书包甩在座位上，一把推开黏上来的周楷钦，冷冰冰道：“有话好好说，离我远点。”

周楷钦神神秘秘地将他拉进了厕所，确定隔间里没人后，才小声说道：“你小子忒不仗义了，这么大事儿竟然瞒着哥哥我！”

安容与皱眉道：“你让我咋跟你说？”

周楷钦脑补了一下安容与说出“我喜欢上了宇宙第一可爱的家教”的画面，竟有些不寒而栗。他摸了摸身上的鸡皮疙瘩，说道：“额……就说你喜欢他啊，也好过我隔三差五还得给人小姑娘递情书。卧槽，我现在觉得真是太残忍了……难怪你看也不看就扔了。”

安容与顺道洗了把手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我早就说过不要浪费时间。”

周楷钦再次凑了上来，满眼期待地问道：“说说，你喜欢他什么啊？”

安容与原本不打算理会他，但嘴过得比脑子快，在反应过来之前，已经悠悠地丢下几句：“聪明，有文化，会写毛笔字，会写诗，会写代码，会设计看不懂的算法，很可爱，特别温柔，遇事冷静，过于完美”。

看着这尊冷面佛脸上的表情变化，周楷钦的下巴几乎快要贴到地上。待对方停下赞美后，他才说道：“你小子，来真的？”

安容与露出一个嫌弃的表情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站这里跟你闻臭味好玩？”

周楷钦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郑重道：“兄弟，以后要摆蜡烛或者玫瑰花表白的时候叫哥哥一声，钱场人场都给你捧好！”

安容与难得没有打掉那只咸猪手，看了对方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不给我添乱就烧高香了。”

周楷钦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昨天你这照片被爆出来之后，我微信都炸了。好多妹子来问你到底是不是gay。”

安容与继续不在意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周楷钦拍着胸脯：“咳，还能咋说？别人都把我当成你唯一的好哥们儿，那我只能说……‘管他是不是gay，反正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’咯！”

安容与又难得施舍对方一个真诚的笑容，之后又闲聊了几句，自觉再拖下去会被班主任抓到办公室严刑拷问了，这才一前一后回到了教室。

虽然班上的同学们也是一脸想获得第一手八卦的表情，但碍于自己和当事人关系一般，眼下也只是明里暗里的观察，并没有人敢直接上赶着找不自在。

男主角心态更是超脱，回座后，抄起英语书就开始背单词，心无旁骛。

下午的课开始前，周楷钦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。作为一名跳高跳远比赛的老手，他秉持了一年如一日的优良作风，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班集体。用他的话来说——不是我不够强，而是敌人太狡猾，清一色的练家子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

同样都是被赶鸭子上架，但安容与竟还能每年摸个前三回来给班主任长长脸，真真叫人感叹——这人与人，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？

作为正式比赛中的最后一项，3000米被安排在教师趣味接力赛前面。虽然赛程漫长又无聊，但每年光是为了看其中某位选手的观众就不计其数，再加上之后的教师接力赛，全校师生几乎都能安然坐定，静候比赛。

上完下午第一节课后，安容与抄起书包就往外走。25分钟后，在昨日的观战区找到了举着把老旧黑胶太阳伞的言澈。

大概是吸取了前一天的教训，言澈顺着王栩的好心，借来了这把被喜新厌旧的伞。

考虑到长跑对身体的消耗，安容与不仅穿上了钢铁侠压缩衣，还换上了更适合长跑的压缩裤。在全身上下都勒得紧梆梆后，看着某个异军突起的角落，他老脸一红，顺手穿上了一条运动短裤。

一骨碌钻进伞下清凉的空间后，安容与又自然而然地接过伞柄，让言澈的手臂得以休息片刻。

虽然在来之前告诫过自己，今天必须收敛一点，不要像那些小女生一样看着心上人就脸红发热，患得患失，时刻记着矜持二字怎写，但身临其境后，那些可笑的心防就这样轻易的瞬间崩塌。

只是一眼，根本看不够这人儿的万千姿态。

简单聊了几句上午的赛事后，时间便到了三点四十。安容与无奈起身，做长跑前的准备活动。这次他倒是没有从观赛台翻下去，而是老老实实地从进来的地方走了出去，在田径场的外围开始认真热身。

长跑运动前，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是必不可少的，活动关节和拉伸韧带，以提高组织温度，激活神经肌肉，不仅能让参赛选手尽快进入状态，还能减少运动损伤。

这套马拉松前的热身操，安容与已经练得滚瓜烂熟。丝毫不在意旁边走走停停的人。他表情严肃地料理着下半身的肌肉群们，原本就线条优美的身体，在系统的训练下，更显得迷人。

十来分钟的热身做完，广播里传来3000米比赛的报道通知。高高矮矮的几十号人挤在一起，足足登记了十分钟，才由裁判员领着走去起跑线。